

# 被妄议的“九岁棋童之死”

## 父亲：警方会还我公道！“天才围棋少年”坠楼事件指控之外的另一面

5月19日放学后，朱宏鑫回到杭州智力运动中等专业学校附近的出租房，从10楼坠落身亡。到了晚间，有网友发布消息称，“5月19日晚8点46十六分，经确认：九岁业余6段朱宏鑫小朋友跳楼后死亡。生前长期因输棋被父亲极端殴打，选择了轻生。”这则消息引发大量网友关注。更多爆料接踵而至，矛头直指父亲朱松林。杭州市公安局称已接到报警，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。

朱松林被“指控”长期家暴妻儿，利用儿子天赋获利，逼得儿子绝望之下选择轻生。在一边倒地地对父亲舆论挞伐之下，仍有大量事实未明之处：爆料人是谁？孩子生前是否长期遭受极端家暴？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中？孩子坠楼当晚发生了什么？

针对种种疑点，记者赶到泉州和杭州，试图寻找事件里缺失的真相。

### “同村人”的爆料？

九岁围棋少年朱宏鑫战绩不俗。七岁至今在多项国家级、省级比赛中名列前茅。去年，朱宏鑫开始在杭州棋院接受训练，并于今年成功晋级业余6段。因此，他被网友们称为“天才围棋少年”。

而网络上到处流传的“同村人”爆料，揭开了这个孩子生前的另一番图景——朱宏鑫的父亲朱松林经常家暴妻子和孩子，孩子输一盘棋，父亲就会拳打脚踢，而且不分场合，就算在围棋比赛现场也会大打出手，没有人拦得住他。

5月21日，记者联系到这位自称“同村人”和“邻居”的爆料者李峰。他自称与朱宏鑫一家同村，熟识朱宏鑫母亲及其家人，与他们同住一个小区，认识朱松林长达十多年，孩子与朱宏鑫同班。为验证对方身份，记者提出保证化名，但需要了解真实个人信息作为采信依据，但未获得对方回复。5月22日早上，李峰表示其经过深思熟虑，愿意接受采访，向记者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非是“同村人”或“邻居”，而是孩子母亲的亲戚。他解释自己“上有老下有小”，忌惮朱松林一家的报复，不得不以“同村人”的身份掩饰。

李峰透露，朱松林与其前妻李女士由婚姻介绍所牵线搭桥，在2014年结婚。朱松林曾与人合伙开餐馆，闭店后没有稳定工作，学历也很低，在村里风评不好。李峰表示，两人夫妻生活很平淡，直到朱宏鑫出生，朱松林的本性才开始暴露。“他和女方发生生活口角，他只要一不顺心，马上就一巴掌扇过去。”李峰说，他曾听孩子外婆说，四年前，妈妈劝说男方不要吼孩子，就被扇了一巴掌，直接晕倒在地上，后来是邻居赶来给女方掐人中，她才醒过来。李女士第一时间选择报警，然而警察上门时，朱松林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来。僵持之下，警察告诉李女士，这属于家务事，让他们私下调解，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李女士到派出所做了笔录。此事就“不了了之”了，李女士此后也再没报过警。

……

5月23日，记者在泉州见到了爆料者李峰。他戴着口罩和鸭舌帽，声音有一些沙哑。记者试图当面再次确认李女士的报警事由，于是李峰在相册中找出了一张落款日期为2016年底的“报警回执单”图片，其中报警事

由是“（李女士）被其丈夫殴打”。而在前一晚的电话采访中，李峰曾说，李女士唯一的一次报警是在四年前。

除了时间上的矛盾，记者当晚还发现李峰前后叙述的细节也有较大偏差。当记者追问“家暴”的细节，女方是否留存图片等证据，是否有验伤报告，能否告知给女方掐人中的邻居的信息等细节时，李峰改口说，他在早些时候又向李女士求证了细节，当时并非是邻居为昏迷的李女士掐人中，而是朱松林担心李女士死了才掐人中。

当被问及周围邻居是否听到过男方打骂的声音时，李峰表示并不了解，解释说孩子和母亲都比较“隐忍”，被打了也不会出声。当记者询问一些关于“屡次威胁妻子性命”或“家暴孩子”的细节时，李峰反复表示，其无法提供更多证据，是担心会被朱松林一家发现其爆料身份，全家遭到报复。

而事实上，李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留言时并未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。记者发现，他在微信公众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上，均使用同一个昵称频繁地在相关帖子下留言，发布的帖子点赞量超过3000。而其在微信公众号文章评论所使用的账号，和加朱松林为微信好友的账号是同一个。

当记者一再请求见孩子妈妈时，李峰以李女士情绪崩溃为由，拒绝了记者跟进采访和求证信息的全部请求，并匆匆离开了采访现场。

### “单身”爸爸

带着网上未被证实的言论和诸多疑问，5月23日下午，记者到达朱松林在泉州居住的小区。出乎记者意料的是，在同村人的口中，“全村人都知道他是‘家暴男’”的说法没有得到印证，而是揭开了这个被全网声讨的父亲的另一面。

小区建于2014年前后，属于拆迁安置房，居民大多是之前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，不少户在小区内拥有多套房产，住进小区后，仍保留着村里的“熟人社会”文化。朱姓是小区的大姓。年逾古稀的居民朱玲曾和朱松林同村。拆迁后，两家人先后搬进新小区，住在同一幢楼的相邻单元。朱玲回忆，她刚搬过来的时候，朱松林家在装修婚房。

由于和朱松林的三叔熟识，朱玲看着朱松林长大，然后再看着他一点点带大朱宏鑫。朱玲说，她经常看到朱松林背着孩子，去小区门口摆摊卖四果汤。她用手比着怀抱襁褓的动作说，“孩子这么小，都是他爸一直在带，裹着布抱在胸前，大一点了就背在身后。”还有邻居附和说，儿子长大一点后，就经常骑在爸爸的肩膀上。

……

在朱玲印象里，她在这个小区住了11年，却没怎么见过孩子的妈妈。她曾好奇为什么一直只看到朱松林带孩子。宏鑫奶奶告诉她，“他妈不管孩子，孩子刚满月就断奶了”。和朱玲一样，在场的几位邻居都没有见过朱松林的前妻，不知道她长什么样，也不知道她做什么工作，有的甚至连他们离婚了都不知道，只是经常看到朱松林一人带着孩子出门摆摊。

### 父亲的钢戒尺

朱宏鑫就读于杭州智力运动中等专业学校，位于杭州钱潮路天元大



厦。5月25日（周日）晚上，记者在杭州天元大厦看到，很多5岁到10岁的孩子在上围棋课。

这个学校不乏“天才”。学校家长圈里流传着一个初中孩子胜过职业九段棋手的传奇故事。这些家长为了带孩子在杭州智力运动学校学棋方便，都租住在学校附近。和朱松林类似，张崇也是在一年多前，带着八岁儿子来杭州学棋，曾和朱松林一同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小区。两人的孩子是学校同学，下课后经常在一起玩。两家是上下层邻居，平时走动密切。

针对网上流传的“朱松林在5月‘明仕杯’比赛现场，因为孩子输一盘棋对其当众暴打”的事情，张崇说，“他确实打了，很多家长孩子都看见了，但原因不是输棋。”他告诉记者，当时朱宏鑫在比赛过程中和对手在互相推棋盘玩耍，这是一种不尊重围棋和体育精神的行为。裁判员制止无果后，到赛场外告诉朱松林：“你的孩子太没有纪律性了，打全国大赛都这样。”

完赛后，朱宏鑫一走出来，朱松林就当着所有人面踢了他一脚，打了他一下。事后，张崇问朱松林，“你干嘛又打孩子？孩子也有自尊心，有什么错，可以回家慢慢教育。”朱松林说：“全国比赛都能玩，裁判员都说到我脸上来了。我跟他说过要认真一点。”

张崇认为，在他们家长眼里，朱松林是个很疼孩子的父亲。朱松林担心孩子不爱吃学校食堂伙食，经常烧一些营养餐带过去，把虾都给孩子剥好，自己只啃虾头虾尾，还会把吃的分给其他学生。事实上，为了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又能兼顾照料，他在校外打零工，当围棋启蒙教练。他的围棋水平是陪伴孩子做题，一同成长起来的。

小区业主王强与朱松林打过几次照面，加过微信好友。他在网上得知朱宏鑫19日晚上坠楼身亡的消息，感到不可置信。“我17日晚上在小区附近的超市，还看到他买了两盒AD钙奶。当时孩子不在，我想他应该是买给孩子喝的。”王强说。王强此前也曾曾在超市碰到过朱松林很多次，大都是他来给孩子买零食。除此以外，他还记得有一次朱松林带着好几个孩子去超市，让他们自己挑选吃的东西，他来买单。张崇说，朱宏鑫一直都很黏他爸爸。如果朱松林夸别人家的孩子“很乖”或“很聪明”，朱宏鑫在旁边听

到了就会吃醋，噘着嘴巴说，“爸爸，我不乖吗？”“爸爸，你抱抱我。”

张崇也承认，朱松林对儿子经常采用“棍棒教育”，打得也重。张崇的出租屋沙发上放着一把木质戒尺，上面刻着《莫生气》，已经被用得微微弯曲。张崇坦言，孩子犯错了，他也会用戒尺打。打完孩子后，张崇曾用戒尺抽过自己的掌心，感受一下力度，“我大人都觉得疼，所以我都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。”

张崇知道，朱宏鑫犯了错，朱松林会用一把钢制戒尺，打儿子的手臂和大腿，打完会有红印，一般过个几天会消掉。至于网上流传的“用烟头烫孩子”，“这不可能。朱松林根本不抽烟。”张崇说。

……

几个月前，朱松林搬离了这个小区，租到相距300米的对面街区的小区。打扫完新租房，朱松林拍摄了房间的视频，发给其他家长，邀请他们来做客。另一位学校家长给记者提供了一张视频截图。从图中看，房间里一张学生书桌就在窗下，书桌上有一台手提电脑，床紧挨着书桌。

张崇也曾应邀到朱松林的出租房里做客吃饭。他看到朱松林曾把高柜子放在书桌后面，堵住窗户，但也有把柜子撤下来的时候。“当时朱松林就意识到了这个安全隐患，如果孩子调皮爬上去，有失去重心坠楼的风险。”张崇说。

坐在前不久，张崇还听朱松林说过很多次，他想要搬回原小区。因为新租的小区在天元大厦对面，孩子放学回家要通过一条车流量很大的马路，朱松林不放心。

### 坠楼那晚

5月26日，张崇带着记者走进朱宏鑫出事的那个小区，上到朱松林和儿子住的10楼。张崇回忆，朱松林和另外三户人家合租一间房，他住在靠左手边最里面的一间。以前大门都敞开着，如今，另外的租户也在这两天离开了，大门上了锁。

回到楼底下，张崇指着第10层窗户说，那就是朱松林和儿子住的房间的窗户。记者看到窗户没有围栏等防护措施，从楼上几户人家的窗户来看，窗户能够向外推开，宽度足以一个成年人通过，存在一定的隐患。

### 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5月24日下午，记者来到了朱松林家。宏鑫奶奶躺在客厅沙发上，朱松林和朱宏鑫的爷爷在各自卧室躺着。宏鑫奶奶扯着嘶哑的嗓音说，“孩子是5点30分丧掉的，根本不是8点多！”奶奶说，学校下午5点左右放学，“那天爸爸没空，打电话给老师说让他留在学校吃饭。警察调了监控，小孩自己回家了，半路上又忘掉拿考卷，回去拿完到学校对面的小区。5点10分左右，他还在和同学玩跳绳。十多分的样子，他上楼了。5点半，就掉下来了。”而朱松林也是接到电话，才知道儿子出事了。

“为什么（网上）说8点多（孩子自杀）？我那个时候打视频给他妈妈，她不接，打电话、发消息，她都不接。”说到孩子的妈妈，宏鑫奶奶的情绪开始变得激动，“没离婚前，就隔十几天才回来一次，晚上八九点到家，早上6点多就走了。孩子发烧生病都没有回来看过”。

面对记者“爸爸打过孩子吗”的提问，孩子奶奶带着哭腔说，“要是松林不疼这个孩子，怎么会把他从小带到大？”

宏鑫爷爷的反应迟钝了些，缓缓开口说，“爸爸打小孩是正常的。”停顿了几秒钟，他又重复了这句话，“大人管教小孩是正常的。”

听到客厅里的对话，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的朱松林喊了一句，“你不要说了，警方会还我公道的。”

朱玲记得，出事后，朱松林的弟弟第一时间赶往杭州。5月22日晚上10点多，朱松林带着孩子的骨灰回到泉州的家。“松林一进家门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说妈妈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和你解释。”孩子奶奶说。

但是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、如何坠亡？目前仍然没有定论。

“跟松林一起从杭州回来的亲戚和我说，松林家有一箱枇杷，靠近窗台的地方有一个桌子，他们怀疑是孩子吃完枇杷，站在桌子上，想把枇杷皮和枇杷籽扔出去，不小心掉下去了。楼底下，孩子身旁还有枇杷皮、枇杷籽。”朱玲说。

26日晚，记者从杭州公安处了解到，目前公安机关正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进一步调查。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“是否存在枇杷皮”的疑问，相关负责人没有回答。

张崇表示，19日下午4点多，朱宏鑫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学校，还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家长，“这些都是有监控的”，回到所住小区还跳了绳。“这个孩子（朱宏鑫）的情绪总是挂在脸上的，就算前一晚被爸爸打了，第二天也跟没事人一样。”张崇说。

围棋网络对弈App野狐围棋记录着，出事当天，朱宏鑫还在围棋网络对战App上下了三盘棋，2胜1负。张崇解释，朱宏鑫在App上是“九段”的段位，也是平台的最高级，他的对手也都是九段。围棋是一种讲究“心战”的竞技游戏，“如果宏鑫有那些念头，势必心会乱，心乱了，怎么可能打出2胜1负的战绩？”他说。

近期，学校的学生们正在冲刺7月即将举行的全国围棋定段赛，这项赛事也被称为“围棋高考”。按照张崇对朱宏鑫的了解，如无意外他百分之百会参加，并有望冲段成功。

（摘自上观新闻，略有删节）